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瓜分慘禍預言記 第四回 裂中華天愁地慘 遭劫運山赭川紅

卻說華永年正在和劉千秋等議事，忽聽有鄉下人找他。迎出看時，卻是甄得福鄉里的人，代甄得福來請華永年的。卻說這甄得福住在璇潭鄉，家中頗有資財，只因這甄老平日疏財仗義，因此人人都敬愛他。他的年紀雖大，志氣卻豪，每談起國事，便是感慨唏噓。先前與華永年之父復機做過朋友。固見永年自少以來，便是出語驚人，志氣遠大，便極愛他。後來見他熱心愛國，奔走四方，演說時事，以冀喚醒同胞，因此益加敬慕。這日看報紙上載著：「現有九國洋人，約定來分中華，已經派兵來了。那九國的分法便是：滿洲、蒙古歸俄羅斯；山東、北京歸德意志；河南歸比利時；四川、陝西、兩湖、三江歸英吉利；浙江歸意大利；福建歸日本；廣西、雲南、貴州歸法蘭西；廣東東半歸葡萄牙，西半歸法蘭西；那山西便歸滿洲人；其餘西藏屬英，高麗屬日，懼已一分定。諸國全權欽使，已在北京簽了押，辦了照會，送與中國政府。已不須待他回復，只各派自己的兵來佔領土地了。」又注云：「此係確信。」因此不禁大驚，忙急集鄉人，告以是事，且云：「洋兵不日到了，卻如何好呢？」眾皆問什。甄得福道：「如今我已老耄無能，諸君要得保全地方的計策，須速請中華永年先生去。」因此眾人皆欲上城去找。那甄老道：「如今華先生定是四方奔走的謀救國難，找著卻恐不能來。須如是說：我們鄉中立鄉起團，請他前來相議妥當，即令回去。」說了，又開了好些地方，分派了年輕善跑的十幾人去找了。是時眾人打聽華永年在此，急急趕來。見著華永年出來，問道是了，便慌慌忙忙的道：「華先生，我們是甄老先生叫來請你去的，只因我們鄉里立起團練來。只要得先生前去商議，一商議便可回來。」那華永年道：「這卻使得，我告訴他們一聲，便去。」說著，進去和劉千秋、王鵬、洪才、江千頃、周之銳、程萬里等說明原故；出來，又與即一千人說道：「你們再等一等，我就來。」卻自跑到中學堂，叫林支危去找雷轟等一班有志的學生，同去團練公所幫理一切。這林支危便如言辦去。於是華永年便同鄉人前去璇潭。

行不到二里，忽見馬起如飛似的追來。華永年忙問何事，馬起即將電報一封呈上，又自袖中取出電報字書一本。永年看去，都是興華府來的，便坐在石頭上一字一字翻去。除居址姓名外，卻是「瓜分定，外兵來，速預備。如急遽，可來興。震歐電」十八字。永年便寫了：「興華自治會夏震歐。電悉，已辦團。年復。」命馬起復去。自己卻望著璇潭鄉來。不覺間已到了，那鄉人多在鄉外探望，看見永年來了，都歡躍道：「來了！來了！」說著，便回身去報甄老。那永年和一千人，也尾著到了甄老等著的地方。

此時已是二鼓。永年看那地方乃是一個神廟，卻滿堂上下點著香燭，倒也光亮。甄老道：「華世兄，你來了，千好萬好，我們眼都望穿了。」說著，便拉永年上那廟中的戲台上。那上面已經備好，以待永年演說的。不一時，鄉人老老少少，站滿廟中，靜聽演說。那永年便將外人到來，必定如何殘暴淫掠，後來必更如何苛刻壓制，世界上無國的民，如何可慘，說了一番。又將吾人身上的一根毛，身中一滴血，無非這國養活的說了。並將在中學內所說的一一說了。那鄉人聽到慘切之處，都不禁墜淚。又聽永年說，那報國而死如何榮光，心中如何壯快的話。那鄉人都個個高叫道：「我願戰死！你道我們不是報國的好漢麼？」永年道：「且聽我說來。如今我們須是急急佈置，即使洋人打退了鄉兵，人到吾鄉，也不敢無禮無法的亂搶、亂殺、亂淫、亂擄。」眾問此有何法呢？華永年道：「這洋人原道我們中國人是極愚的，不知民人是應有權辦事，不知地方原是百姓產業，應由百姓自治，卻甘受官吏的壓制，地方所有有益之事都不能興辦。這便是不應在地球上享福之人，所以任意的殘殺。若是我們鄉內有議事廳，就中有衛生部、警察部、教育部。那衛生部就是掌修治道塗溝洫，不使地方有一些的穢濁。雖是用糞料倒穢桶，也都有一定的時刻，時過便無臭味。所有污穢之物，也有一定的地方藏貯，以免人家臭了生病。警察部就是派人輪流巡警地方，有爭鬧偷竊的，或在路上便溺的，便拉他人警察署，經警察董事判斷，或收禁房關閉，或罰他錢贖罪。教育部所辦的就是男女學生的學堂。那體操場、藏書樓、博覽所，皆屬此部管理。所有辦事的人，由鄉中公舉有才德者充之，不賢者可以公革。至於經費，則由各家的產業及進款內定例抽捐。鄉中無一人不可抽捐，亦無一人不可議事，亦無一個子女不進學堂讀書。年已成丁者，人人皆當充為鄉兵。農事之暇，即行操演陣法。至於鄉內出有土產，以及一切工藝，須特疫研究所，以求生利日益興旺。鄉人定每月或每兩月聚會一次，每年大會一次，公議一切有益大眾之事。每議事，皆以舉手為決，假如此人所議，舉手的人多，那人所議舉手的人少，那便從多數的辦去，這便是地方自治的規模。從前我在好幾處地方說過此法，他們總是不信。如今你若免得外人殘虐，快依我之言辦去。第一須將這廟改做議事所，那土塑木塑的神佛，是不能保護我們的，須是急急毀了。」

眾人道：「神明如何可慢！」永年道：「哪裡有神明呢？我今毀他給你們看，他如有靈，可便罰我。」說著，一躍下去，一手拔出利劍，已將那當中的神剃成碎泥了。又復把木的、泥的、坐的、立的，無不手推足踏劍劈的除了。眾人皆呆著看。只見華永年手裡劍光閃閃，英氣騰騰。除畢，一躍仍登原位，說道：「兄弟只為著一鄉同胞起見，故敢如此。如今速將廟門上的牌脫下，改刻著地方自治議事廳掛上去。雖是此時辦那學堂一切都來不及，但如今臨難，卻是練鄉兵設警察為要。一面更著數人專管清道，將地方理得清清潔潔，不給外人看是野蠻的地方。一面便將別個神堂改了鄉學，多中子弟皆令入學讀書。這鄉兵須是舉個總帶，便請一個教習，日日操練。這軍械，我能向劉學士所辦的總團練局內，代你們去領二百桿洋槍。我更代你們請二個教習，不要束脩，只要供給伙食及些零用錢便了。一個教學堂學生，並日日與眾人演說，一個教你們兵操。洋兵若是遲些來到，你們更照我先頭所說的，一一辦去，那時洋兵進也不敢進來呢。」說著，大家說道：「華先生誠天人也，我們的命定是你救得了。」那甄老道：「如今舉辦一切，皆要款項，我願把我的十頃田盡數獻出，作為公業。如有不足，再由大家抽去。老夫和家人再勞苦些，也可過得日子。若是這地方不保，大眾受了禍，不是老夫一家也在其內麼？」華永年不禁拱手致敬，眾人也都齊聲稱贊。永年便命除了的神像，抬投江內，即將廟宇收拾乾淨了。更叫他公舉議長、評議員、鄉兵總帶及那各部的董事，以至書記、會計，更為代擬了辦事章程。重點了人口冊籍，定了每年用款的預算表。眾人舉甄老為議長，總理全鄉之事。後來永年代請了洪才來做全鄉學堂總教習，日日教授體操並演說人人必當愛國之義。又派了學生武士道來教兵法。又送來洋槍二百管，子彈全備，不必細說。

且說是時部暑已定，已是次日十點鐘了。永年吃了點心，便辭了眾人，復回城中，和劉千秋等辦事去。這裡眾人已公舉劉千秋為總帶。只是劉公自言年老才疏，於是改舉華永年為統帶。劉千秋為全團監督。周之銳領左營，程萬里領右營，江千頃、林支危、王鵬為參謀，萬國聞、章千載、雷轟、馬起、秦大勇等皆在團中聽候調遣。不數十日，這裡抽選丁壯，備辦軍火，重測地圖，積貯糧餉，都已分頭辦妥。

且說尚水武備學堂仇弗陶、閔仁接著永年復信，又忽得東京留學生的警電，早已和同志岳嚴、鄭成烈、鄭成勛、史有名、胡國襄、申為己等，奔走呼號，冀得大眾醒悟。一日，分往各處演說回來，仍聚一起。那閔仁見著大眾，不由得眼淚汪汪和眾人道：「列位，我國當即時亡了。你看那市鎮村落上，來來往往的仍是歡笑呼號，死到臨頭卻不覺悟。我前晚自文礁鄉演說回來，路上卻聽見吹笙弄琴之聲。是時隨著涼月行來，四顧茫茫，寂無人聲。我想若是國民稍有人心，想起那國家將亡，定不如此安靜。想到此，則覺得上天下地，一草一木，皆帶愁色。今日我又到好幾處演說，也有辯駁不信的，也有唾罵的。也有聽到慘切之處，他反說我是發癡，倒冷笑我的。也有聽反激鼓勵之言，倒容納不下，便不聽而去的。我想諸位也與我所見的大約相同。」眾人道：「我等所遇，都是如此。」史有名道：「我到了一鄉，他聽我說救國練兵的話，倒說我是鼓眾為逆，要縛我送官去。後來虧著一個老人勸著他們放了我。」仇弗陶道：「前月發州華永年來信，詳述演說的情形，卻與我們這裡一般。但聞他那朋友周之銳，卻說動了一個業師，故大學士楊公出來辦團。如今我們這邊卻是如此。我記得從前歐洲波蘭國被俄、普、奧瓜分了，今那志士卻能和義民竭力死戰。印度人說是劣種，他那滅國時候，卻有一二地方要圖自立的，不像我們寂然無聲的亡了國。列位，就是一個錢丟了地去，也有一聲響。如今祖宗四千年傳下二萬萬里的大國亡了，連一聲響也沒有。人家宰豬殺羊，到那預備要殺時，那豬羊卻有些知覺，跳躍

狂叫的傷感；如今我們四萬萬同胞，將被人滅，卻絲毫不動心，你道可慘不可慘？」閔仁道：「那發州華永年來信，尚說有一班他的小學生，死依不捨的，要和著他同時殉國。難道我們這邊人，連他們小學生都此不上嗎？」仇弗陶道：「我又聞商州有個曾祥譽，已囚著縣令，要提民兵自拒洋兵呢。」岳巖、史有名等同聲道：「我們這一班人，等那洋兵到來時，也各持了學堂裡的洋槍，出去和他一戰，能夠殺著他幾個人，死了也甘心些。」胡國襄道：「尚要極力鼓動全堂，人多了，或者可以取勝，未可定的。」岳巖道：「不中用了，他們口口聲聲說國家是皇帝的，地方上的事有官呢。甚且說一時亂了，富的變窮，窮的變富。或且我反發一番財，得一個好妻子呢。他們這等人，就是刀子過頸，也是無熱血出來的。我已用心力的勸他，只是不懂，只得由他作個如雞似狗的一般死了而已。」鄭成勛道：「如今我們尚有些希望，待我且去盡力營謀一番。若再不成，那我們便真個無望了。」眾人忙問何策，鄭成勛便低聲說：「要去說那匪首鄭國存、海邦城，以功名義氣動他，或且他動了心，我們便可得些借手了。」說著，眾人便急催他去了。

這裡仇弗陶等仍商議道：「就是一班人赴死，也須略有機謀。」因就身中取出地圖，細細的看。便對眾人說了如何偵敵，如何扼險，並那一切的預備。相議定了，便公舉了申為己為深敵去了。囑他遠遠的打聽，有了信，便來告知。又公舉仇弗陶為隊長。說著，已是四點十分鐘，於是仇弗陶發令眾人暫去安歇。

大家歸了房，剛才脫了衣服，忽聽遠遠的炮聲隆隆，漸來漸近了。聽去真是兇猛異常，卻不是中國軍器的聲音。閔仁、仇弗陶、岳巖、鄭成烈、蟲有名都爬起來。聚集眾人，卻不見了胡國襄。岳巖便急呼道：「外國兵來了，我們快出去一死，以報國罷。」此時卻來了商有心、鍾警、史有傳、史有光、方是仁、侯可觀等一千人。閔仁急問起胡國襄來，有人報告說，早已出去了。那申為己也無影無蹤的不來報信，眾人不免發恨。仇弗陶便催眾人緊緊的袋束了，各往軍械房取了槍，裝了彈藥。弗陶發令，多取些洋槍火藥，預備有人來投，可以給用。便派鄭成烈、岳巖、史有光、史有名抬槍，商有心、方是仁抬彈子一箱，其餘的人綽槍擁護，急急的投奔剛才指定扼守的要隘埋伏去了。耳中只聽得男號女哭之聲，四下裡紛紛的喊叫。這仇弗陶、閔仁等卻按著陣法，急往那要隘叫做薄雲山的去了。路上忽見那富財主金虞，帶著一家人，穿著破袄，腋下手中卻夾著、提著那破囊敗袋，知他是和一家人攜著金銀走的。又遇許多婦女，包著腳，一步三跌，拉男拖女，哭哭啼啼的亂嚷瞎跑。也有無業之民喊著亂搶的；也有女人被人擄了馱在肩上跑去的；也有那婦女小孩被人擁擠跌倒踐死的；也有那老人跌在溝裡亂呼救命的；也有那游民搶著金銀、婦女，卻被那別個土匪殺了轉搶去的。這閔仁等一班人，抬輜重的，夾在當中，四個擎槍向外，擁住四面，卻無人敢近。不一時到了薄雲山的洞門內，急急先將軍火安置密處，卻來掘溝築牆設阱，緊緊佈置。

那閔仁和史有名、仇弗陶是最有機警的，先前預料此處可以埋伏，便早已暗暗運了好些土鍬、繩索、竹木等及各種機械等物，都暗埋在地下。又早已埋著旌旗三面，子彈五千，洋槍二百枝，千里鏡一具，及那糧餉。後又備了洋油五箱，火藥二千包，此時卻不慌不忙的築牆開溝了。

正忙著，忽見四下裡火光冲天，那男女老幼呼號哭喊之聲益加慘切。夾著刀聲、炮聲與那鐘鼓之聲，真是慘不忍聞。閔仁等念著同胞，心裡著實難過。只見山前有無數土匪，吶喊紛紛，一陣一陣的過去。那鍾警便提著望遠鏡。從山上一個岩石後看去，卻是鄭國存的黨羽，記號顯然。少頃，又見金虞被那兩個土匪揪住辮子，兩刀加在頸上，拖去後面。有人提著刀亂叩，那破囊敗布裡的金銀，都是土匪提著，看那景況，似是迫他指出埋藏金銀的地方。忽然又見二十多里之外，洋兵的大隊來了，便急急跑往告知眾人。

此時仇弗陶調遣的挖的一切工程，卻已略略佈置了。那工程卻是在山後一個小洞子之後半里許，路上築起兩面土牆。長約三里許，兩隔二十步。牆內地下挖了坑，堆積蘆葦、鬆楸、樹葉等，厚約十來寸，與地相平。遂命鄭成烈、史有光取了槍彈，藏那小洞之內。又命方是仁、侯可觀取那洋油五箱，火藥一千包，暗布在洞後堆積的柴草之中。又命岳巖取了一面旗，向山後西方五里許豎著，便急急回來。諸人領令去了。又令鍾警再到山上望去。那閔仁又請仇弗陶取了繩，由鍾警那處係到山洞，這裡卻係著一枝旗。便約定了暗號，若是洋兵來，便招揚三下，土匪二下，鄉兵一下；官兵整者一下，亂者二下。不一時，都一切辦好了。

卻說那鍾警在山上用望遠鏡望著，忽見洋兵卻向南轉去。那邊山上旌旗裡，列有官軍一隊，見有洋兵，便緊緊的放炮。那洋兵並不旋放，忽然把隊散開成個一字橫行，向前緊走了幾步。前面一個旗一靡，砰的把大小槍炮放了，那山上的官兵卻倒了無數。只見旗靡幟撥，官軍望四下裡潰了。那洋兵卻一擁上山，槍的槍，刀的刀，把官兵壓住亂殺，鏖戰之聲，震天動地。頓時只見山上許多鮮血，宛如紅瀑布似的噴著流下，好不傷心慘目。少頃，只見洋兵過了一村，那村內忽然閃出一枝旗，上寫著：「大英國順民。」一班民人，捧著牛酒布帛，也有手拈香火的，一個個跪在鄉口河岸之上。只見一個洋兵狠命的將順民的旗折為兩段，卻把那手執順民旗的那民人揪住，便掣佩刀來，忿恨恨的亂刺，又把他摔在地下，亂踐亂踢的拿他出氣，只見那人登時已一半成了肉泥。又見那鄉前跪著的民人，個個都被洋人揪往，亂斬亂扣，不及數分鐘，都成了肉醬。那洋兵又紛紛殺入鄉內，把那四角豎著的順民旗摧倒。所有殺的鄉民，一個個都丟在河水裡，登時那水已成了胭脂水似的紅了。

看官，你道外人何以反恨那服他的，一一殺了不饒？只因有個原故。這外國人的心腸是正直的，你若是和他低抗的，他倒看重著你。就是接戰，卻是按著戰法彼此交鋒。打傷的人，他有紅十字會，還來救去醫治。若是遇這五洲無有、萬國羞聞的顧民，他便不由得怒氣上衝，必要把他踐作人泥。所以這一村便遭了這慘禍，流的血竟把河染紅了。閒話休提。

且說鍾警心中先前因見那金虞被那土匪奪了銀錢，沿路毒打，並那此間居鄉的情形，卻也替他可伶。回思一想，這金虞既是富翁，平日卻愛財如命，不肯捨出錢財興辦一切有益地方、有利國家之事；到了臨難，又不肯和發州劉千秋一樣，捐出銀錢來辦鄉團，謀保境土；如今被土匪劫了，不特錢財一空，性命難保，還要被人唾罵，這也是他的自取了。那作順民的，不肯爭個志氣，同心協力和外人抵抗抵拒，想著服洋人去，卻反弄得洋人惱了，一概剝死，更是死有餘羞，一錢不值了。因此倒不代他傷心。正想著，只見忽有一隊海邦城的匪黨過去，又忽有鄭國存的匪黨過去。所過之處，放火殺人，那逃難的有如散沙一般。路上非遇匪黨，即遇官兵，非遇官兵，即遇洋兵，非一不傷，無一不死。時有土匪與官軍遇，官軍與洋兵遇，洋兵又與土匪遇，這匪又與那匪遇，殺得骸骨遍野，愁雲蔽天，那斷臂傷足、劈頭穿胸的鄉民，滿處堆積，不堪入目。

正望著，忽然看到一處，吃了一驚，急急的將繩索拴了。把山洞所立的旗，揚動了三下。少停，又動了三下。一連三次。底下仇弗陶、閔仁、史有光、史有名、史有傳、方是仁、侯可觀、商有心、岳巖、鄭成烈，見旗動三下，便知洋兵已來。又見連動，知是來勢兇猛，都覺得著忙。只見鍾警不待行走，已將身子臥倒，滾下來了。正是：

同胞不悟空生恨，前敵紛來已得知。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